

## 石磨

馮輝岳

隔壁的叔婆搬到街上住，她把空屋租給一個叫阿滿的人，我們都稱他滿哥。

滿哥從南部搬來，鑲著一口金牙，個兒瘦瘦小小的。他們夫婦以賣豆腐為業，每天一大早，就挑著熱騰騰的豆腐，在村頭村尾叫賣。

「買豆腐呵——買豆腐呵——」

滿哥的聲音不但宏亮，而且傳得很遠，村婦聽見了，紛紛端著盤子站在門等候。有時候，他也挑到別村去賣。滿哥做的豆腐又嫩又香，全村子的人都知道。

我看過滿哥磨豆子，他雖然長得瘦小，胳膊卻很粗壯。滿哥手握推把，兩腳前弓後箭平穩的推著，石磨嚕嚕轉動，白色的豆汁汨汨流出。每當石磨轉過三四圈，滿嫂就舀一勺豆子倒入石孔。那一座石磨好像特別大，圓滾滾的，表面十分光滑。有一天，我去他家買豆腐，經過磨坊，我使勁推石磨一把，它，竟然一動也不動。

我的房間和磨坊只隔著小小的後院。睡夢中，我經常聞到淡淡的豆香。做豆腐的人家可真辛苦，三更半夜就得起來磨豆子，做豆腐。不過，上午做完生意，下午滿哥說閒著了。

滿哥真好心，常常把一桶一桶的豆渣，送給我家的豬吃。黃豆營養多，那一陣子，圈裡的大豬長得特別肥壯。在我家隔壁住了五年，滿哥就回南部耕田了。那一座笨重的石磨，因為搬運不便，滿哥很便宜的賣給父親。記憶裡，母親只用它磨過一次米漿。現在，它仍完好的擺在我家後院，歲月的風雨並沒有剝蝕它的顏面。它，靜靜的躺在那裡，好像在懷念那段磨豆子的時光。

## 大掃除

蘇樺

上星期，我們在級會裏通過了一個大掃除工作分配辦法。

到了這星期一下午第三節上課，全校舉行大掃除的時候，管理教室整潔的衛生幹事梅愛玲，便照那天通過的辦法把全班分成五個小組，又宣佈了一下各組的工作項目，活動便開始了。

我和黃來福是分配在打掃教室的一組，我們便自告奮勇的去打掃天花板；先去找了兩根長竹竿，裝上掃把，然後各戴上我們早已準備了的一副風鏡和口罩。李立民在一旁看到了，便「嘿咻」一聲笑起來說：「看你們這副模樣，再到廁所裏蘸上點兒小便，戴上鼻罩，便可以預防毒氣了。」

我們在工作的时候，幾個女同學一邊洗門窗，一邊故意找我們的碴兒，一會兒說這裏不乾淨，再會兒又說那裏還有蜘蛛網：儘在那裏指著、嚷著。說得黃來福火了，看準了天花板的一隻壁虎，拿掃把一撥，壁虎就不偏不倚地掉到那幾位女同學面前的地板上。有兩個膽小的女同學「呀！」的一聲叫，便魂不附體似地把抹布一摔，跑掉了。

另外兩組抬洗桌椅的同學，嘴裏「咳唷，咳唷」的哼著，陸陸續續的把課桌椅搬到自來水管旁邊去。李立民把橡皮管往水龍頭一接，說：「快，快，快！把桌椅擺下來，看我救火。」說著，便把課桌椅一張一張都用水沖過。其餘的同學便把沖過的桌椅，拿到一旁去擦洗乾淨。

我和黃來福把教室裏的天花板打掃完畢，剛才那兩位被壁虎嚇跑了的女同學，也回來了，噘著嘴，對我們咕嚕著說：「死鬼！這一回害我們做不完了。」

我連忙說：「讓我去提水來幫你們做好了。」等我提了水回來，她們又都笑了。

在熙熙攘攘的嬉笑聲中，不多一會的工夫，大家便都把各自的工作做完了。

## 老榕樹下讀報紙

李潼

我從小學四年級開始，有七年的時間，在每個星期天下午，為祖父和他的老朋友讀報半小時。這個「每週一報」的語文經驗，居然成為我走上寫作之路的重要練習之一。

一個頂多只認得千把字的少年，靠著膽大和不忍讓祖父期待落空，在門前榕樹下的石椅展開報紙，大聲的報告新聞。起先，聽我讀報的只有祖父一人，名聲傳出去後，漸漸來了一些流動聽眾。祖父和他的老朋友蹲著、坐小椅子或靠著榕樹幹，將我圍住，聽我以臺語發音報導新聞：太空人到月球散步、流浪三兄妹環島尋親、少年棒球隊揚名世界……社會新聞的人生百態，在我的轉化處理、精心安排和聲調配合下，讓我的「每週一報」，真是叫好又叫座。

為老人讀報紙，想要避免他們精神不集中，我得思考：什麼樣的新聞是阿公們感興趣的？我應當從哪一條新聞開始播報，好讓他們覺得「開場便有好戲」？社會新聞裡的人情冷暖該怎麼穿插？而在我讀報的同時，需要將以國字寫成的新聞轉換為臺語播出，這翻譯的工夫，除了讓我體會兩種語言的微妙差別外，同時也察覺文字和語言的不同。這個具有挑戰性的工作，難在需要短時間完成；難在需要自我嘗試、無師自通。

這些讀報經驗，帶給我寫作上的微妙影響，在時日久遠後，更加明白。只是，給我讀報機會的祖父，始終不知道，他間接幫助了一個作家的形成。